

马成生 王益庸 主编

水浒 典故 杭州

中央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俊道
封面题签：王益庸
封面设计：项文军

湖水漫漫綻繁門
野花斜插添青巾
杏黃旗上七個字
替天行道救生民

ISBN 978-7-5073-2899-8



9 787507 328998 >

全套定价：98.00 元

马成生 王益庸 主编

水浒與杭州

王益庸



浙江水浒研究会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与杭州 / 王益庸 编.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

(《水浒传》研究杞记与争鸣丛书 / 马成生主编)

ISBN 978-7-5059-5537-0

I . 水… II . 王… III . 《水浒》研究 – 文集 IV . 207.4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768 号

水浒与杭州

主 编 / 王益庸

责任编辑 / 于俊道

封面设计 / 项文军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运河印刷厂

880×1230 1/32 17 印张 34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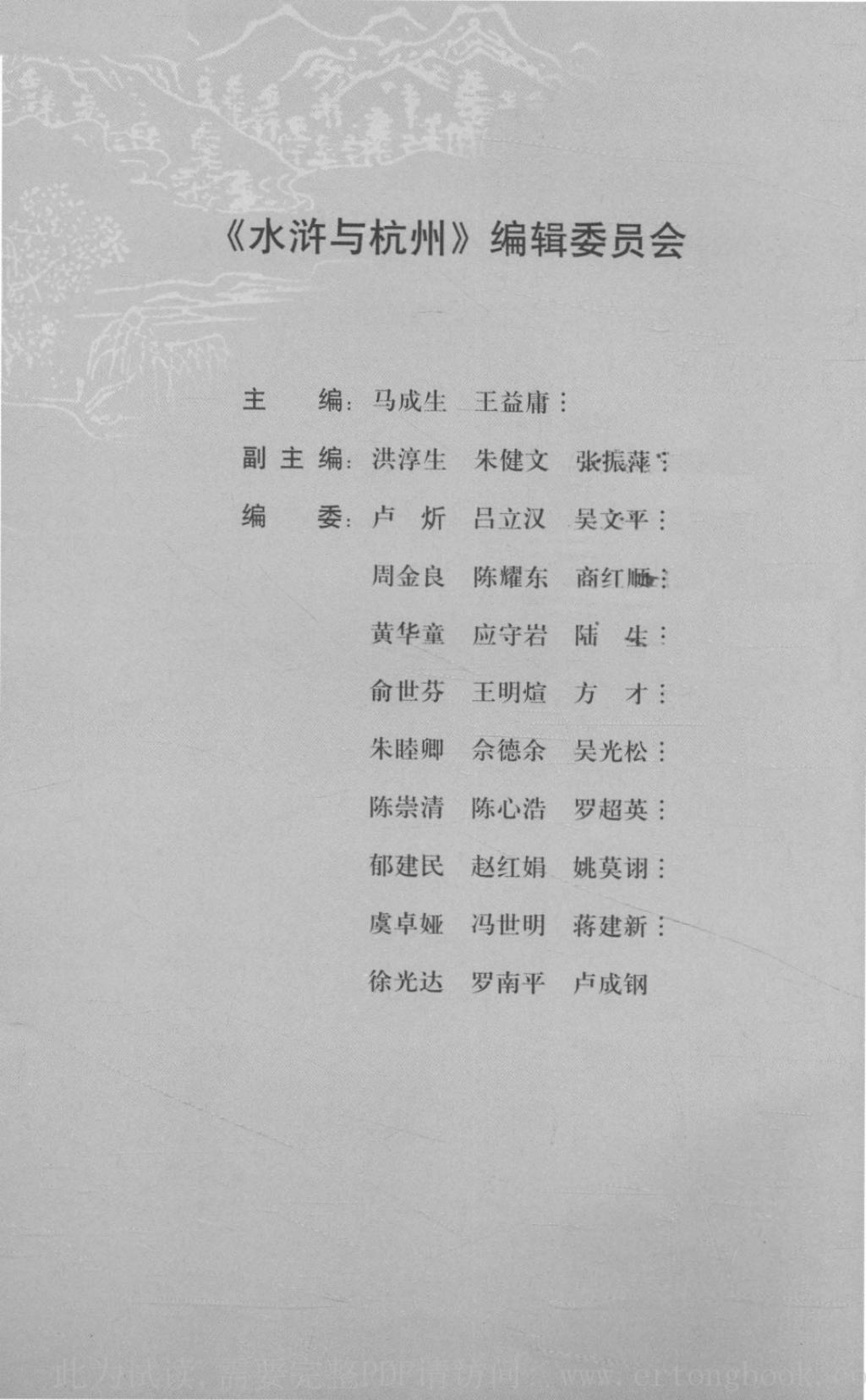
印数 1-1000

ISBN 978-7-5073-2899-8

全套定价:98.00 元

本册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水浒与杭州》编辑委员会

主 编：马成生 王益庸；

副 主 编：洪淳生 朱健文 张振萍；

编 委：卢 炯 吕立汉 吴文平；

周金良 陈耀东 商红顺；

黄华童 应守岩 陆 生；

俞世芬 王明煊 方 才；

朱睦卿 余德余 吴光松；

陈崇清 陈心浩 罗超英；

郁建民 赵红娟 姚莫诩；

虞卓娅 冯世明 蒋建新；

徐光达 罗南平 卢成钢

第一部分

杭州《水浒》

目 录

● 第一部分 杭州《水浒》

杭州与《水浒》	马成生 / 1
杭州南宋瓦舍诞生水浒故事	黄绍筠 / 23
南宋之后,水浒故事在杭州继续发展	成 益 / 33
论杭州的《水浒文化》 ——兼评所谓《施耐庵墓志》	杨子华 / 47
施耐庵笔下的杭州	王益庸 / 61
从《水浒传》看杭州佛教寺院	李艳茹 / 74
《水浒》与杭州方言三篇	杨子华 / 85
(一)从《水浒》"王婆说风情"看宋元杭州方言	/ 85
(二)《水浒》人物绰号与杭州方言	/ 99
(三)《水浒》所运用的宋元杭州方言	/ 130
从"武十回"源流看《水浒》与杭州的关系	吕洪年 / 148
杭州与打虎英雄武松	张振萍 / 159

目录

《水浒》名著对杭州的影响

—— 兼议杭州水浒文化旅游线的形成

王益庸 / 169

挖掘杭州《水浒》文化内涵 开辟杭州《水浒》文化旅游 ...

张振萍 / 184

人间天堂,可能容得寸心否?

—— 从消逝于苏杭一带的梁山好汉说起

石麟 / 192

水浒孕育地

—— 施耐庵与《水浒传》调查考证报告

单金发等 / 206

西溪地区与"水浒文化" 丁少华 周金良 / 215

略谈西溪"水浒"文化遗存 沈庆漾 / 224

《水浒传》中的萧山地名考

—— 为"钱塘施耐庵"佐证 汪吾金 / 226

亦成亦败为杭州

—— 兼谈《水浒传》作者的地方归属 汪吾金 / 234

● 第二部分 《水浒》作者

兴化施彦端与施耐庵史料考辨 刘操南 / 243

鲁渊《自序》与"施耐庵关系说"考辨 方才 / 259

施耐庵与鲁渊,究竟有缘无缘.....	方 才 / 294
《水浒》的作者是杭州书会才人施耐庵 ——兼驳《施耐庵墓志》、《施耐庵与〈水浒〉》	杨子华 / 302
从《水浒》的方言俗语探索作者的行踪	齐 健 / 315
关于兴化施彦端作《水浒传》的六点疑问	马成生 / 327
 ● 第三部分 有关方腊	
虽属子虚乌有,实乃不二选择 ——《水浒传》"杜撰"宋江征方腊因缘浅析	朱健文 / 341
朱元璋征张士诚与宋江征方腊	黄余生 / 364
《水浒》"宋江征方腊"是大明兵打张士诚的历史移植	洪长寿 陈志庆 团 之 / 376
也谈方腊与宋江	洪淳生 / 393
简说历史上的方腊与《水浒》中的方腊	丁少华 吴文平 / 406
从宋江征方腊谈起	王国光 / 416
《水浒》与方腊故乡种种	唐 淦 / 424
旧闻考略 ——宋江、方腊及其他.....	王桂珠 方 骥 / 435

目录

睦州二论

- 《水浒》征方腊漫议 钱茂竹 / 448
试论“大战乌龙岭”的情节特色 洪淳生 / 460
淳安发掘一块记载方腊的石刻 雷斌 / 466
方腊籍贯释疑与帮源地名考订
..... 方才 洪长寿 余锦根 / 468
为方腊起义遗迹“帮源洞”洞址辨位的说明
..... 方才 洪长寿 余锦根 / 489

● 第四部分 附录

- 杨子华先生近著《西湖水浒》序 张国光 / 491
杨子华先生著《水浒文化新解》序 李永祜 / 496
杨子华《水浒传》研究的突出成就 吕洪年 / 505
建设《水浒》旅游区 开发《水浒》旅游线 朱睦卿 / 513
利用古典名著《水浒传》
开发建设“水浒·睦州之战馆”(暂名)
—— 兼谈水浒研究为振兴经济服务，并深化水浒研究
..... 方长才 / 520

● 后记

/ 530

杭州与《水浒》

马成生

古典名著《水浒》，从南宋开始孕育。在明代终于问世。从它的孕育到问世，杭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

本文分两部分：一、从水浒故事的孕育与发展看它与杭州的关系；二、从《水浒》这部书看它与杭州的关系。

把水浒英雄的故事，作为自己所描写的对象，李嵩当是最早期的文人之一。

且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中所辑录的龚圣予作《宋江三十六赞》的序：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

这里所指的“宋江事”，当是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故事。

第一部分 · 杭州《水浒》

所谓“见于街谈巷语”，就是指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并非是某些历史书上有关宋江等事迹。龚圣予所讲的“宋江事”数语，使人知道：在他少年时水浒英雄故事就已经在民间流传；李嵩所“传写”的，也是根据这种流传于民间的水浒英雄故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嵩所“传写”的，主要是根据杭州的“街谈巷语”。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一、从李嵩这个“传写”者的具体情况来看

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七《艺文赏鉴》：“李嵩，钱塘人，李从训养子，工人物、山水、道释，尤长于界画。光、宁、理三朝待诏。”钱塘，就是杭州。李嵩少年时做过木匠，后跟养父李从训学画。两人都是“待诏”——供奉内廷的画家。而李嵩，还经历光宗、宁宗、理宗三朝（1190—1264），几乎耗尽他自青壮年以至于中老年的全部岁月。由此看来，他的一生就在杭州，自当不能远离他处。单从这一点来推测他所“传写”的“宋江事”，主要当是杭州的“街谈巷语”中的“宋江事”。

二、从杭州这个城市的特殊条件来看

且引杭州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中的一节：

柳永《咏钱塘》词曰：“参差十万人家”，此元丰前语也。自高庙车驾由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余家。杭城之内外，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方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

杭州，被作为南宋的京都以来，就造成畸形的繁荣，一跃而为全国第一大城。生活在这里的南宋统治集团，不思奋发图强，

终日沉于逸乐。“百艺群工”，荟萃杭州，为之服务。其中，就有一种“说话”人。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所载：宋孝宗时代，杭州有名姓记载的“百艺群工”就有五十多种五百余人，而“演史”、“说经诨经”和一般“小说”等三种的“说话”人就有九十二个，比其它任何一种伎艺队伍都要庞大。光是“小说”的伎艺人员中，注明为“御前”的就有任辩、施佳、叶茂、方端、刘和等五人，而专门侍奉德寿宫中颐养天年的宋高宗的就有孙奇、朱侑等人。可见，这些统治者都是相当喜欢“说话”这一艺术的。后来，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读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情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这话，可资佐证。宫庭如此，“士大夫从而治园郁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陈亮《龙川文集》卷一）自然也喜好逸乐，也要“说话”之类为其服务。至于广大底层人民与士兵，便有大量的公共娱乐场所“瓦子”应时涌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等所载：当时，杭州城内的“瓦子”就有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等五座，而城郊的还有二十余座。象北瓦，其中就有“勾栏”十三座。在这么多的“瓦子”、“勾栏”里，“说话”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总之，当时杭州的“说话”艺术比全国其它任何地区都要发达。水浒故事，或“街谈巷语”，或专场演出，两者之间，相互促进，自然也就最容易在杭州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里孕育与发展。

三、从罗烨、灌园耐得翁、吴自牧等有关记载来看

宋末元初的罗烨，在《醉翁谈录》的《舌耕叙引》中，既把南宋时的“说话”作了分类：“夫小说者……有灵怪、烟粉、传奇、公

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并据此而列举了当时许多“说话”的篇目。例如，属“公案”类的，有《石头孙立》；属“朴刀”类的，有《青面兽》；属“捍棒”类的，有《花和尚》、《武行者》；等等。这些篇目，我们可以顾名思实，就是属于“宋江事”中孙立、杨志、鲁智深、武松等水浒英雄的故事。罗烨所列举的，也就是杭州一带的水浒故事篇目。为何这样说？且看，早在罗烨之先，灌园耐得翁约于宋理宗端平乙未年（1235）所作的《都城纪胜》中，对杭州的“说话”分类是：“一者小说……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捍棒及发迹、变泰之事。”（《瓦舍众伎》）吴自牧约于宋度宗咸淳甲戌年（1274）所作的《梦粱录》中，对杭州的“说话”分类是：“小说……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捍棒、发发（当是‘发迹’）踪参（当是‘变泰’）之事”。（《小说讲经史》）稍加对照，就可看出，罗烨对南宋时期杭州的“说话”分类，与灌园耐得翁、吴自牧等人的分类基本一致，可见，罗烨可能是祖述灌园耐得翁、吴自牧等人，或者是自己直接根据杭州的“说话”来分类，并再补上一些具体的篇目罢了。据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石头孙立》等这些水浒故事，可能就是生活于杭州的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在“街谈巷语”基础上所加工与创造的部分成果。这些，就成为后来的《水浒》的重要篇章。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李嵩既然是供奉内庭的画匠，是长期生活在杭州，而杭州，比起当时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来都适宜于小说、水浒故事的孕育与发展；后来的文人如灌园耐得翁、吴自牧和罗烨等都先后研究了杭州的小说并记录了一些水浒故事的篇目；所以，作为最早期的一个“传写”水浒英雄故事的文人李嵩，他所“传写”的主要就是杭州“街谈巷语”中的水浒英雄故事。由此，还不难推想，象他这样一个文人，居然能够去“传写”，

则杭州“街谈巷语”中的水浒英雄故事该是相当流行了。

据现有资料看来,杭州人李嵩是最早期“传写”水浒英雄故事的一个人,而对水浒英雄故事的发展起着明显作用的一个文人,当是龚圣予。

龚圣予虽然不是杭州人,但是,他作《宋江三十六赞》与《序》,却是很可能受到李嵩的影响。他自己说过,有“李嵩辈传写”,无疑是看到了李嵩所“传写”的水浒英雄故事。自然,李嵩所“传写”的水浒英雄故事究竟有什么特色,到底使人感动的是些什么思想内容,因为我们已无法看到,当然只能作一些推测罢了。

李嵩虽然长期供奉内庭,但出身于劳动人家。据说,曾作《服田图》十二段,描绘水稻自种植到收割的过程。存世的作品还有《货郎》、《花篮》等。看来,他颇具有民间气息。他的代表作品钱江《观潮图》,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七《艺术赏鉴》:“今所画,略无内家人物、仪卫供帐与吴俗文身戏水之流,惟空坦虚榭、烟树凄迷、平波远山,上下与帆檣相映而已。披阅中,欲使人心目退回,有感慨吊惜之怀,无追攀壮浪之想。嵩意匠经营,情留象外,岂亦逆见将来,预存后鉴耶?杜子美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殆为此图题咏也。”其忠君爱国思想不难想见。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李嵩供职于光宗、宁宗、理宗这三朝的数十年中,南宋国势日益衰颓,崛起于西北的蒙古贵族日益侵逼,民族矛盾一天尖锐一天。这样的客观形势自然更要激发起上述这种忠君爱国思想。很可能,李嵩就是凭着这种思想才去注意“街谈巷语”中的水浒英雄故事,并进而把这种思想渗透到自己所“传写”的水浒英雄故事中去的。

龚圣予出生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当晚出李嵩数十年,亲身经历了亡国破家之痛。其忠君爱国思想自与李嵩一致;

第一部分 · 杭州《水浒》

而且，更有过之。据吴莱《桑海遗录序》；龚圣予“少尝与陆秀夫同居广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来故京。家益贫，故人宾客候问日至，立则沮如，坐无几席。”可见，在宋亡之后，他尽管贫困，客人来家连几席也没有；但是，始终不去媚事新主。其忠君爱国之志坚定不移。他还以颂扬的态度，为宋末忠臣文天祥、陆秀夫作了传记。陈宏绪在《寒夜录》中称他“忠谊激烈，大类谢皋羽、郑所南。”王鏊在《姑苏志》中就称他为“负才能、尚节气”的人。由上看来，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赞》与《序》受李嵩所“传写”的水浒英雄故事的影响，当是很自然的事。今天，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赞》与《序》，有目共睹，其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倾向。且看，在《赞》中竟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在龚圣予笔下，这个“盗贼之圣”的宋江，就是这样“既不僭侈”、“不假称王”、“犹循轨辙”。可见，虽然为盗，而对君仍是忠的，对国仍是爱的。另，如称吴用是“义国安民”，称关胜是“云长义勇，汝其后昆”，称花荣是“中心慕汉，夺马而归”，称张顺是“愿随忠魂，来驾怒潮”，等等。这些，都是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基于儒家的正统观点，才把宋江等水浒英雄形象作了如此的加工与创造。也许可以这样说，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赞》与《序》，正是李嵩所“传写”的水浒故事的继承与发展呢。

还得谈一下为《宋江三十六赞》及《序》而写《跋》的周密。

周密，字公谨。据李卫《西湖志》卷十九所引《剡源文钞》：“周公谨与杭州杨承之大受有连依之居。大受和王诸孙其居之苑御，引外湖之水为流觞曲水。大受捐其地之西偏以居公谨。故谨为杭人。”又，余集作《志雅堂杂钞序》中也说：周密“为杭人。所居癸辛街，即杨氏瞰碧园也。”他虽生于湖州，中年之后即迁住杭州。宋亡之后，隐居于杭州癸辛街，潜心著述，自当可

以称为杭州人。他不但收录了水浒故事的一些重要资料,而且,还对这些资料予以热烈颂扬。现在,就具体看一看,他为《宋江三十六赞》及《序》所写的《跋》: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自当能辨之云。

在这里,周密首先以司马迁“序游侠而进奸雄”,尤其是为陈胜、吴广和项羽等作“列传”和“本纪”,与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赞》和《序》进行类比,这无疑是对龚圣予和他这些作品的颂扬;深入一层,以司马迁笔下这些出身微贱的游侠儿、敢于反抗的英雄陈胜、吴广和项羽等与宋江等这些“群盗之靡”进行类比,这在客观上自然也是对宋江等的颂扬;更以“识者自当能辨之”一语,既颂扬了龚圣予等对宋江这类人的赏识,又含有对那些不赏识的讥笑者以指责之意。这位杭州人的《跋》,自然也是对水浒英雄故事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现在,讲一下《大宋宣和遗事》中的一组水浒英雄故事。

《大宋宣和遗事》,是一部讲史式的“说话”底本,其中,有些是直接抄录古代的史籍,如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到宣和二年(1120),整整二十年间,只不过是四、五百字的纪事,质木无文。至于列入宣和二年的这一组水浒英雄故事,则完全不同。它基本上可以归入艺术之类,颇有一些文学趣味了。这些故事,从其渊源看,自然也是李嵩所“传写”过的那种“街谈巷语”。值得研究的是,《大宋宣和遗事》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把